

团圆念

□窗外风

我自己的小家和娘家在同一个小区,只是不同的楼而已,传说中的一碗汤的距离也就是这样吧,免不了三天两头去蹭饭,正常情况下都是连吃带拿,当然,也经常大包小包地提着去。但是我们却极少在父母家过年,道理都懂:婆婆家在几百公里之外,已经整天在父母身边了,过年的时候当然要回婆婆家。

去年春节前,按照常规准备好去婆婆家过年,阳台上已经堆了很多要带回去的物品,都是我想起什么就买什么,怕走的时候忘了带,专门堆在阳台上的,最后因为疫情没有成行。娘家离得近,我们最后是在我父母家过的年。

母亲听到我们不走了,要同他们一起过年,一下子从沙发上站起来。之前我们每次回婆婆家,她都要叮叮万嘱咐:路上一定要小心,开车要慢……此刻她好像心底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,一下子轻松起来,打开冰箱就往外拿菜,边拿边问她外孙想吃什么。在她心里,不爱吃饭的外孙最重要,当然要做外孙最爱吃的菜。父亲得知我们要在家里过年,也高兴得不得了,在客厅转了几圈。

年三十那天,一改我们家多年都是母亲做饭的习惯,父亲吃过午饭稍事休息后就扎上围裙,开始忙活年夜饭,进进出出脚不沾地。我在旁边给他打下手。忙碌的空隙我抬眼看父亲,毕竟扎了围裙的父亲让我有些不习惯,甚至觉得有些可笑。父亲专心地切着菜,头随着手上的动作微微地点着。父亲有些秃顶,可是,我的心一下子有些发紧,记忆里父亲除了头顶头发稀疏以外,别的头发都是黑的呀,怎么全都变成花白的了?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老年斑。花白的头发斜刺着伸出来,比阳光下的雪还刺眼,刺得我的心瞬间好痛。

因为离娘家近,我可以经常见到父母,也习惯了在父母面前做小女儿状,我一直以为他们不在意我在哪里过年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即便是天天在一起,到了过年的时候也是盼着团圆的。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,在农历中国年的时候越发强烈。一直以为父母依然是曾经年富力强的样子,甚至不曾仔细地端详过他们的面容。岁月流逝,他们真的已经老了,老到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一种异样的感觉浸满全身,不敢想象有一天,如果他们真的离开了我,会是怎样的情形。那些皱纹、那些斑白的头发,瞬间让我的眼里盈满了泪。

绕弯子

□杭杭

春节在家躺着玩游戏,妈妈一边拖地一边和我聊到了微信运动。妈妈说平时每天早上9点左右都要看一下我的运动步数(我9点上班打卡),如果有一两百步,就说明我去上班了。有一天都早上10点了,步数还是0,她就开始胡思乱想:是不是生病了?还是不想上班呢?不会失业了吧?

一直以来都毫不怀疑妈妈对我的爱,但听到她的碎碎念,鼻子还是一酸:虽然我已经长大进入社会,却还是让她担心的孩子。

“所以啊,你如果成家了,我就不用那么担心了。”

果真,不愧是我妈!瞬间把温情时刻转换成年度催婚,真好。



相聚在云端

□魏亚丽

那天晚上,婆婆忽然打来电话。我犹豫,接了该怎样说呢?想必婆婆也知道今年我们不能一起过年了,但我又怕说起来她会难受。

我接了,叫了一声“妈”,就不知道说什么了。而婆婆却还像往常一样问我“吃饭了吗”“孩子还上课吗”等等。我一一回答,继而也回问她家里冷不冷,缺不缺什么东西?

婆婆说自己什么都好,不用挂念。很快,她就转了话题:“今年过年你们不用回来了。”我弱弱地答应了一声,继而安慰她:等年后疫情过了,我们再回去看她。

我娘家和婆家不在一个省,我和老公还在第三地安家落户。但两家老人又都特别重视春节,所以最早以前的春节,我和老公都是两家轮流过,一年婆家一年娘家。可试了两年后,又觉得这样,两家总要有个除夕夜被孤单。于是,我们就开始了“各回各家、各找各妈”的春节模式。而这样,我们一家三口就总被分开,十几年了,基本没有在自己的小家一起度过春节。

女儿很兴奋,因为从她懂事没有过这样一家三口在一起过年的经历,我和先生看她高兴也觉得比较新鲜。可是,一想到双方父母,心里就难受。我们开始商量这个年该怎么过?

婆婆是最让人担心的,两个儿子都不在家,公公又去世了。以前她还跟我们住,可后来实在不习惯外面的生活,就自己回老家了,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巢老人。过年过节是她最盼望的日子,孩子们都回去了,她就可以享受几天的热闹。

我开始从网上给婆婆订购年货,可婆

婆说不缺东西,都从镇上超市买好了。物质不用供给了,就供给情感吧,我们开始每天给她打电话、视频,想让她觉得我们离她并不远。

婆婆是个细心的人,能体会到我的心情,便总说她什么都好,让我照顾好孩子就行。她说,以前过年总要给我做一盆豌豆黄带回来,但今年不行了,说等我再回去时多做一些。我一听,感激之下灵感也到来了,我何不让婆婆通过视频教我做豌豆黄呢,这样,婆婆不也就一样“忙年”了吗?

婆婆很投入,虽隔着屏幕,但被这种新鲜的方式带动得很高兴。而且,她还一边教我一边给我说些村里的事情。而这之后,我开始时不时地就向婆婆请教些事儿,婆婆每次都很喜欢。

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,我也用这种方式连线了我妈。我妈真是亲妈,开口就让我别犯懒,直接教我“怎么过年”,让我准备各种食物。我妈也怕我担心她买不来东西,便开着冰箱给我我视频,让我看她的丰富囤货。

我对我妈是比较放心的,因为在去年疫情期间,她老人家就发愤图强学会了手机购物,抢了不少东西。她说春节的东西就从超市的网上平台订购了,她哪也不去,在家待着。

我支持她,但也像跟婆婆一样,时不时给她来个视频,请教下技能。这招果然万能,哄得她特别满足和高兴。

科技发达,弥补了我们天各一方的遗憾。除夕晚上,大家在网络上相聚,一大家子人,三个地方,过了一个不一样的“团圆年”。

春节没串门

□王晓宇

如果时光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,那么春节便是这条河流上的一个渡口、一个节点。人们在时光的码头上搭轮渡或换乘高铁,向日子的深处一路纵深。

深一脚浅一脚,晃晃悠悠跌跌撞撞,又行至春节这个节点,今年春节和去年一样,依旧不串门、网络拜年,宅在家中,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儿。

平常没有时间打理的花草,都搬到阳台上修剪一番。长势喜人的,施些肥;虚枝冒进的,剪掉。橡皮树冒出了油亮油亮的新叶,看着喜人。君子兰抽穗打苞,长出长长的花箭,花苞膨胀欲裂,我细细地数了一下,这一簇有三十朵之多,当真是花团锦簇、风姿翩翩。

平常忙忙碌碌,想吃却没有时间做的菜,趁此机会可以研究一下菜谱,照着视频依样画葫芦。新学了一道苦苣拌花生米。苦苣绿生生、黄莹莹,洗净沥干,切成小

段。花生米凉油下锅,小火慢炒,炒至脆生生、香喷喷。两样一拌,加入香醋麻油,清热爽口、好吃养眼。煲汤、煮粥,在厨房里忙碌,一边听着慢节奏老歌一边忙着手里的活计,这样放松的时光是一种享受。

平常把时间排得很紧,忽然间松下来,觉得自己成了富裕的人。茶在壶中醒着、水在炉上沸着,我拿着书,闲闲地看上几页,然后丢掉,跑去阳台上看看外面的麻雀,那些小东西忽而落在地上,忽而飞到枝头,叽叽喳喳交头接耳,悠闲地讨论着什么。我看见庭院中的玉兰树,萌出小小的芽苞,毛茸茸的,煞是可爱。这是要开了的节奏吗?春天探头探脑,一定是在哪里埋伏着。今年春节没串门,过了一个安安静静

的春节。宅在家中,看花、看鸟、看书、看视频、看星星点亮夜空、看朋友圈中晒出的美照……拜年,微信见。

待到春暖花开,我提酒扛花去看你。

年俗

□马海霞

我们这里给长辈拜年,一度保留着磕头的习俗,而且磕头要实打实地双膝跪地,脑门和地面亲密接触到才算完。我们家族大,大年初一挨家串门拜年,一圈下来,膝盖都磕疼了,手上、裤子上全是土。

有些人家院子小,一下进去一伙儿拜年的,屋子里跪不开,天井里、大门口,甚至大门外都跪倒了一片。大家拜年时,都愿意往最后面躲。因为排前排的,在长辈眼皮底下,磕头不能敷衍,一点儿不能偷懒。而在大部队后面的,磕头相对随意多了,有人墙挡着,双膝着地,头一低,意思一下即可。

通常小孩子被大人强行推搡到拜年队伍最前排,年龄越大者越往后站。磕头拜年的习俗多数人反感,但长辈们不说去除,晚辈们也只好献上自己膝盖了。

那年,堂兄娶了个城里姑娘做媳妇,堂嫂听说我们这里有拜年磕头的习俗,早早给堂兄打了预防:拜年可以,磕头不行,遗风陋俗,她不会奉陪。

堂兄左右为难,既不敢得罪长辈又不敢得罪媳妇,居然想出两全之策:春节时让堂嫂躲在家中装病,对外说年前打扫卫生扭到脚了。还特意在堂嫂左鞋子里垫了一块泡沫板儿,这样不用装,走路双腿也不一般齐,一瘸一拐的,打眼瞧就是扭伤脚了,终于躲了过去。

后来,我爷爷建议了:拜年不需要磕头。家族很多人纷纷赞同,但唯独大爷爷固执,说祖宗留下的习俗不能破,再说磕头一年才磕一次,有什么难的。

大爷爷家的三叔在外地工作,一年回来一次。三叔每年拜年都躲队伍最后面,每次磕头他只“屈膝”一下,从未真正跪过。二爷爷家的五婶心直口快,看不惯三叔拜年的“虚招”,当着大爷爷面戏谑他:大城市来的就是不一样,穿的衣服布料都不沾土。没想到三叔早有准备,从兜里掏出一块手绢,指着上面的土说,我磕头时跪在手绢上,自然裤子上没有土。原来,三叔提前将手绢在土里打几个滚儿,制造出一种弄脏的假象。“道具”如此逼真,五婶也拿他没办法。

有一年,大部队来我家给爷爷拜年,奶奶听到狗咬,迎出了屋门,大家见状,边说“过年好”边啦啦跪倒磕头。三叔还是故伎重演,又屈了几下膝。恰好爷爷从大门口外的茅房出来,看到了这一幕,从后面拍了三叔肩膀一下,问:手绢忘拿了,不敢跪了?

三叔当场臊了个大红脸。这事儿传到大爷爷耳朵里,他狠狠批了三叔一顿:有诚意就跪,没诚意不跪便是,闹这些吆喝着糊弄谁呢?

大爷爷这样一说,三叔以后干脆不跪了。自家儿子破坏了习俗,大爷爷也无话可说。自此,过年我们再也不用下跪磕头了。村里各个姓氏也纷纷响应,彻底去除了磕头拜年的习俗。

有一年春节,村里李四爷在台湾的侄女回来探亲。李二爷当年去了台湾,两岸开放探亲政策后,老人家还未成行便突然中风,瘫痪在床,两年后去世。多年后,两个女儿替父完成遗愿,返乡探亲。春节那天,李二爷两位女儿对家中长辈行起了旧俗,磕头拜年。众人忙拉起,说,这是旧俗,现在大家都不行如此大礼了。

李二爷两个女儿坚持给长辈挨个磕头,她们说,父亲在世时,每到春节便向她们说起家乡习俗,做梦都想回到家乡,给长辈磕上几个头、问声好。她们这一跪,那种因时间和距离隔断的亲情又升腾起来。